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八十五回 黃鳳仙賣弄仙術 阿丹國貢獻方物

詩曰：思婦屏輝掩，遊人燭影長。  
玉壺初下箭，桐井共安牀。  
色帶長河色，光浮滿月光。  
靈山有珍竈，仙闕薦君王。

卻說王爺道：「你有多少銀子拿來對明，好登錄文簿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還不曾帶得銀子來。」王爺大怒，叫左右的推出黃鳳仙去，梟首示眾。黃鳳仙道：「好意借辦銀兩，怎麼就梟首示眾？」王爺道：「你既沒有銀子，怎麼叫做借辦銀兩？引例當欺侮朝廷論，於律處斬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先登了文簿，落後對上銀子，憑要多少就是。」王爺道：「你說憑要多少，故把這等大話來降我們。我這裡要銀一百萬。」黃鳳仙信口所說：「就一百萬。」把唐狀元站在一邊，嚇得只是小鹿兒心頭撞，想是這婦人花心風發了，莫說一百萬，一千在哪裡？一百兩還差不多兒。王爺道：「軍中無戲言，說了一百萬，就是九□九萬還成不得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元帥在上，小將怎麼敢說個誑言，自取罪戾！倘若元帥不信之時，小將情願立下一紙軍令狀，交在元帥臺下，如少一兩，甘當斬首示眾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既有軍令狀，就便自罷了。」王爺道：「你拿軍令狀來。」

黃鳳仙一手筆，一手紙，兩手就是一張軍令狀，書了名，押個字，後面又寫著「同夫武狀元唐英」。唐狀元道：「你寫著我，我豈敢來畫字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只要你畫個字，你就不肯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畫字何難？你這一百萬兩銀子，從何而得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沒有銀子，不過只是個死罷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便自送其死，終不然教我和你同死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是個狀元，豈不聞生則同衾，死則共穴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你既讀書，豈不聞得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？」黃鳳仙好惱又好笑，說道：「咳，季子不禮於嫂，賈臣見棄於妻。人只說是婦人家見識淺，原來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，都是頂冠束帶的做出來。」王爺道：「罷了，不消他畫字。只你這銀子，還是幾時有得來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元帥在上，救兵如救火。就在眼前，怎麼說個『幾時』的話？只不知這是什麼時候？」王爺叫問陰陽官，陰陽官回覆道：「已是巳時三刻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既巳時三刻，小將在午時六刻，獻上這一百萬銀子來。」唐狀元只是緘口無言，連眾將官也都不曉得他是個甚麼出處。王爺看見他語言慷慨，全無懼怯之心，也老大的犯猜，說道：「你既是一時三刻有得銀子來，你且自去著，止留下軍令狀在這裡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小將就在元帥當面取將來，怎麼又到哪裡去哩？」王爺道：「你自去取來罷，怎麼要在我面前？」黃鳳仙道：「還要元帥吩咐一個軍士相助一力。」王爺道：「助你去抬來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不是抬來，要他取過黃土兩擔，綿紙一張，旗槍二把，明燈一盞，其餘的不消了。」

元帥傳令，一時取齊。黃鳳仙就在元帥船頭上，把那兩擔黃土堆成一座土山；一張綿紙畫成一座城門；把個城門紙貼在山腳下，用兩根旗槍插在兩邊，城門上做一個小窩兒，分定了東西南北，點上一盞燈。王爺看他這等弄鬆，卻也一時不解其意。黃鳳仙道：「元帥在上，銀子在小將身上，這盞燈卻在元帥身上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在我身上？」黃鳳仙道：「燈有個方向，第一不可移動，燈要常明；第二不可陰滅。移動陰滅，非徒無益，而反有害。」王爺道：「何為無益？何為有害？」黃鳳仙道：「移動了就無益，陰滅了就有害。先稟過元帥，無此二者，罪在小將；有此二者，罪在元帥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倒好，銀子還不知道在哪裡，先要罪在元帥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非敢累及元帥，只是兩件事是要緊的。」元帥道：「依你數說就是，你只管去取銀子來。」

好個黃鳳仙，不慌不忙，走到土山之下城門之前，一手撩起衣服來，一手推著門，叫聲：「開！」只見那扇門呀一聲響，齊齊的兩扇同開。黃鳳仙走將進去。進去之後，只見一陣風，兩扇城門可的雙雙掩上。王爺道：「這個法兒倒也妙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元帥，你不得知這個法兒是個掩眼法兒，他走到那裡去也。正叫做：船裡不走針，竈裡不走蠶。只好在這些船上罷。你不信之時，且待我吹陰了他的燈，你看他在哪裡出來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他先前講過來，吹滅了就有害。我做元帥的，豈可害他！」馬公公道：「既不吹滅他的，且待我移動他的，看他何如？」王爺道：「他說移動了就無益。」馬公公道：「若只是無益，尚可再去。」果真把個燈移動了些，原向的是東南上，這如今移動了向著正東。王爺道：「移了燈不至緊，取不得銀子來，反致怨於我，倒沒意思。」

道猶未了，陰陽報午時六刻。馬公公道：「黃鳳仙此時好來也。」剛說得一個「來」字，果然一陣風來，那兩扇城門果然又是這等呀一聲響，齊齊的兩扇同開，開了門，黃鳳仙走出來，手裡拿著一個貼兒，口裡說道：「是哪個動了我的燈？」王爺道：「是移動了燈，你怎麼說哩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因動了燈，故此不曾取得銀子來。」馬公公道：「沒有銀子依著軍令狀而行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我先前已經稟過了，移動了燈，便徒勞無益。這個罪在元帥身上。」王爺道：「這是馬公公移動了你的燈。取不得銀子，不該罪你。你只說個緣故，我們聽著。怎麼移動了燈，就取不得銀子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小將進了那門，就要依著燈光所向而行。想是燈對了正東上，故此小將一走就走到了滿刺加國排柵小城的庫藏裡面。小將初然不知覺，只見金銀財寶堆積甚多，卻要動手，原來都是元帥封號。小將心上才明白，寧可素手空回，不敢輕動。小將又怕轉來之時，元帥們不肯信心，即時生一個計較，取過一塊石灰團兒，寫著『黃鳳仙』三個大字，放在庫門裡面。小將心裡又想，這三個字雖是證憑，卻還在回船之日。眼下元帥右不准信，不依軍令狀而行，卻又生出一個計較，不如去見王都督，討張印信稟帖，這才是個萬全。元帥不信之時，現有稟帖存證。」二位元帥接過稟帖來，果是王都督的親筆，果是王都督的印信。王爺道：「奇哉！奇哉！須再煩你走一遭，今後再不移動你的燈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為國亡身，萬死不避，小將再去就是。」重新貼過一張畫成的城門，重新換過一盞明燈，自家放定了方向，又叮囑王爺道：「這盞燈是小的命，小的也是為朝廷出力，伏乞元帥老爺嚴加照管。」王爺道：「你放心前去，今番再不許諸人移動。」黃鳳仙又走到土山之下，城門之前，推了一下門，叫聲道：「開！」只見兩扇門呀一聲響，齊齊的雙開。黃鳳仙進去了，叫聲道：「閉！」兩扇門呀一聲響，齊齊的閉著。王爺道：「今番卻有些好意思來也。」馬公公道：「黃鳳仙強不知為知，適來的稟帖，還不知是怎麼樣的鬼推哩！」道猶未了，一陣風來，刮得兩扇門一齊開著。黃鳳仙一轆碌鑽將出來，一手一個娃娃，左邊娃娃穿一身黃，右邊娃娃穿一身白。

王爺道：「今番走的卻是路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燈不曾移動，小的走的就是路。」王爺道：「走的是路，可曾取得銀子來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取得來了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兩手兩個娃娃，銀子在哪裡？」黃鳳仙道：「銀子在元帥船裡。這兩個娃娃，原是要到我們中國去看世界的。」王爺道：「怪不得馬公公說你是個鬼推。這等看起來，真是個鬼推。我們坐在這裡，哪裡看見有一釐銀星兒罷！」黃鳳仙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只去拉開鎖伏板就看見。」

王爺去看，果真的滿滿一船！這一船銀子不至緊，把二位元帥、四個公公、大小將官都吃好一嚇，都說道：「黃鳳仙真是個神人也！一船何止只是一百萬錠！」王爺取起一錠來看一看，且又都是細絲攢頂。

老爺道：「有此大功，當受大賞。」一面繳回軍令狀，一面登錄文簿，一面簪花，一面遞酒。王爺親遞三杯。飲到第三杯之時，黃鳳仙道：「銀子可夠用麼？」王爺道：「夠了。」黃鳳仙道：「若不夠之時，把這兩個娃娃去賣，也值好幾兩銀子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娃娃說要到我們中國去看世界，怎麼好賣他？況兼賣他，能值幾何？」黃鳳仙叫聲：「娃娃，我元帥老爺許了帶你到我中國去，你一個吃我一杯酒。」一個斟上一杯酒與他，一個一口一轆碌吞將下去。黃鳳仙喝聲道：「哇！吃了我的酒，坐著元帥官船裡去。」兩個娃娃自由自在，走到官船裡去了。

馬公公道：「這娃娃是哪裡來的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是鬼推來的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哪個說你鬼推哩！只這兩個娃娃，你帶將他來，豈可不知他的來歷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委是不知，敢強不知為知？」連上了這兩句話，馬公公滿臉羞慚。黃鳳仙拜辭而去。三寶

老爺說道：「黃鳳仙雖有大功，意得志滿，還人的話。我和你且去問著那兩個娃娃，看他是一個甚麼來歷？若有拐帶逼勒情由，也是他一樁過惡。」

道猶未了，拉開官艙板來，哪裡是兩個甚麼娃娃？原來穿黃的是個七尺多高的金娃娃，的實是金的；穿白的是個七尺多高的銀娃娃，的實是銀的。老爺倒自吃一驚，說道：「黃鳳仙真心為國，有這許多銀子，不可勝當，怎麼還有這兩個金娃娃、銀娃娃？怪知道他說，是要到我們中國去看世界。回朝之日，把去進貢朝廷，也是他一功。」老爺喜之不盡，又傳下金花兩朵、銀花兩朵、金鴛鴦一對，紅綠芋絲四表裡，加賞黃鳳仙。卻說黃鳳仙受了王爺賞賜，已自榮耀不可當，又加三寶老爺加厚傳賞，越發精彩倍加，欣喜拜謝來使。唐狀元道：「金銀花朵還猶自可，這等金鴛鴦著實是你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哪裡去覓個籠兒來，籠著這對鴛鴦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他做甚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大限來時，怕他各自分飛。」唐狀元又吃他還這句話，好沒意思，只得賠個笑臉兒，說道：「夫人何事這等記懷？我不怪你也罷，你反見怪了我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有何事怪我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我和你共枕同衾，你有這等一個好法兒，怎麼不傳教於我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你要我傳教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非為財寶，傳得也好搏笑一番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就教你去走一遭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卻不可耍我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這是個出生入死之門，怎麼耍得？」道猶未了，好個黃鳳仙，就在船艙板上畫一個城門，船艙頭上放一盞燈，取過一條紙來，畫上一道符，遞在唐狀元手裡，教他拿著符，自己叫門。又叮囑他道：「你進門之後，逢火亮處，照直只管走。走到金銀財寶去處，你卻就住，扭轉身子就回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曉得了，只你也要看燈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這是我的本行，反要你來叮囑。」

唐狀元一手拿著一道符，一手敲著門，叫聲道：「開！」只見那扇門也照舊是這等呀一聲響，雙雙的開了。唐狀元挺身而進，進到裡面，果是有一路火光，唐狀元遵著老婆的教，照著火光路上一路跑。跑了一會，猛空裡滿腳下都撞得是金子、銀子，堆積如山。仔細看來，只是一片白，也不認得是個甚麼去處。這非義之財，唐狀元不苟，就輪起腳來，照著火光路上又走。走了一會，只見前面黑通通的沒有了路。唐狀元吃一慌，起眼瞧瞧，一座高城，一個城門。城門上一個吞頭，張牙露齒，好不怕人也！

唐狀元手裡緊緊的捻著那道符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門莫非就是我方才進來的麼？敢是背面，故此不曾看見這個吞頭。且待我叫他一聲，看是何如？」唐狀元剛叫得一聲：「開門哩！」城頭上撲通的一聲響，掉下一個鬼來，青臉獠牙，藍頭血髮，喝聲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在這裡叫門？」唐狀元只得說個實話，說道：「我是大明國征西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。」鬼說道：「你既是大明國的狀元，饒你去罷！」唐狀元又問聲道：「哥，你這是哪裡？」鬼說道：「你好大膽子，我這裡是酆都上國，等閒可是叫門的！」唐狀元聽見「酆都」兩個字，曉得是個鬼國，嚇得遍體酥麻。沒奈何，不得個出路，又只得問說道：「哥，我這如今往哪個路上去哩？」鬼說道：「前行沒有了路，你只好折轉身子來就是路了。」唐狀元心上卻才明白，說道：「我夫人叮囑道：『到了金銀財寶去處，就要住，就要扭轉身子來。』原來是我自家不是，忘懷了轉頭，故此走到這個田地。」即時扭轉身子來，口裡只說得一聲：「哥，多謝指教了。」照著火光，一陣順風隨身而回。前面就是一合門，呀一聲響，雙雙的開了。唐狀元走出門來，恰好就是船艙裡面，恰好就是黃鳳仙站在面前。

唐狀元嚇得把做再生之人，慌慌張張交還了那道符。黃鳳仙道：「狀元，你為何這等驚慌？」唐狀元卻把酆都鬼國的事，告訴一番。黃鳳仙道：「這是你自家不是，不曾及早回頭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好怕人也！險些兒送了我的殘生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何故這等大驚小怪？我們只當耍子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你再去走轉來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此有何難？」即時抹掉了先前的畫，再又畫上一座城門，再又點上一盞燈。黃鳳仙叫聲：「開門！」門就開了。黃鳳仙走將進去，唐狀元也要隨後走將進去，原來黃鳳仙是個做法的，叫開門就開門，要進去就進去。唐狀元沒有那道符，進不得這個門了。進不得門不至緊，卻在船艙板上撞了一頭拳，把個船艙頭上的燈早已打陰了。陰了燈，沒有指路的亮黃鳳仙走不得多少路，眼面前就是無萬的金銀。黃鳳仙看了一看，卻拿不得它的來，說道：「呆子也！要我站在這裡，進退無門，怎麼是好？」道猶未了，隔壁走過一千番子來，都吆喝道：「一個賊在這裡，快拿哩！快拿哩！」黃鳳仙來得忙，看見有一個花瓷器瓶兒在地上，一筋斗就刺到瓶兒裡面去了。早已有個番子眼快，看見走在瓶裡，就吆喝道：「在這裡，在這裡！」又一個大番子坐在那一廂，吩咐道：「拿過來我看。」黃鳳仙仔細一打聽，原來就是這個阿丹國國王和一班文武查盤庫藏，恰好的黃鳳仙撞在這個網裡。黃鳳仙也就拿出個主意來，說道：「我滿挨著坐在這裡，憑他怎麼樣兒來。」

卻說阿丹國國王帶了一班文武查盤庫藏，收拾金銀，奉獻元帥，進貢天朝，拿著一個賊，卻又走在瓶兒裡面。國王道：「此事怪哉！一個人怎麼進得進瓶兒裡面去！」叫左右的，拿起來看，裡面可有人麼？左右的看了一會，回覆道：「裡面沒有人。」番王道：「這個賊還是走了。我說道瓶兒裡面怎麼進得去？怎麼安得住？」番王又問：「先前看見的是哪個總兵官？」去摩阿答應道：「是小臣看見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又不在瓶裡？」去摩阿道：「小臣分明看見，豈有個不在之理！待小臣親自看來。」拿起瓶來，果真是不看見。

去摩阿還是個有見識的，叫上一聲：「瓶裡的大哥。」只見瓶裡面就答應道：「噫，哪個叫我哩？」去摩阿道：「是我叫你。」瓶裡說道：「你是哪個？」去摩阿道：「我是阿丹國的去摩阿。」瓶裡說道：「你叫我做甚麼？」去摩阿道：「我問你可可在裡面麼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去摩阿回覆番王，有人在瓶裡。番王親自問上一聲：「瓶裡可有人麼？」瓶裡應聲道：「有。」番王帶進朝去，憑你哪個問聲：「可在裡面？」應聲：「在。」問聲：「可有？」裡面應聲：「有。」都說道：「這是個甚麼緣故？莫非是個鬼怪妖魔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不是鬼，我不是怪，我不是妖魔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是個甚麼？」黃鳳仙就在瓶裡扯起謊來，說道：「我七百年前是個金母，大凡世界上的金子，都是我肚裡出來的。我七百年後是個銀母，大凡世界上的銀子，都是我肚裡出來的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金子又變成銀子麼？」瓶裡說道：「行了月經，紅銅去了血，卻不是銀子。」番王道：「你今日到我庫裡做甚麼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聞得你把金銀獻上大明國元帥，這是場好事，我特來看一看兒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怎麼又走瓶裡面去了？」瓶裡說道：「你獻上元帥，我替你做個今恐無憑。」番王道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叫做不語先生。」番王道：「何所取義，叫做個不語先生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本是個人，卻又坐在瓶裡。人不能語，我豈不是個不語先生？」番王聽見這幾句話，講得有些意思，心上倒快活，說道：「你這如今可肯出來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不出來。」番王道：「你願在那裡？」瓶裡說道：「我願跟著金銀同獻上元帥。」番王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看是一個瓶，問話會答應，也算做一個寶貝。」叫左右的即忙收拾書表，一應禮物，連這個瓶同去拜見元帥。左右道：「各色俱已齊備。」番王即行來到中軍帳下，藍旗官報上元帥。卻說二位元帥分外傳賞，厚待黃鳳仙，並不曾看見他來面謝，卻托故叫他來，看是何如，只見黃鳳仙又不曾來。唐狀元來參見，老爺道：「你那黃鳳仙為了這幾百萬銀子，連我們元帥就都欺滅起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三軍之命，繫於元帥，怎敢說個『欺滅』二字？」老爺道：「既不是欺滅我們，怎麼我們做元帥的，倒格外加厚你們；你們做將官的，都受之安然，一個謝字兒討不得？你黃鳳仙到哪裡去了？」

唐狀元只得說個真情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二位元帥所說，非干黃鳳仙不來親謝之事。自從前受賞之後，是小將戲謔他，有此神術，怎麼不肯傳授丈夫。他依前術法教小將進去走一遭，小將失於轉頭，一直走到酆都鬼國，走得眼兒鬼，卻才回來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你的事，與黃鳳仙何干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是小將回來抱怨他，他說我再走一個你看。是小將要跟他一路走，不曾進得，一頭拳撞滅了指路的燈，因滅了指路燈，到如今不知去向，兩日未歸。有此一段情由，伏望二位元帥恕罪！」王爺道：「他原先說來，陰滅了燈，他卻自有害。可惜！可惜！陷害了這一員好女將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唐狀元的不是。」

唐狀元道：「是小將的不是。」王爺道：「彼時燈是多早晚撞滅的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因在船艙板上畫個城門，燈在船艙頭上，他前一腳進門，小將就後一腳跟著進去。不料門就關上了，撞一個頭拳，撞陰了燈。」王爺道：「即時撞陰了燈，所去不遠，只好就在這個阿丹國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也難道。」王爺道：「唐狀元，你寬心，本國國王一會就到，便見明白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，阿丹國國王參見。

不知國王參見之後，黃鳳仙有無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